

作家论

在诗歌的迷宫 点燃火焰

梁永周

夏至。写张楠，写张楠必然要写到诗，继而又想到海与海风。我想风声，是进入她诗歌世界最好的背景音——因为她的诗行里，常常有这样一股风，不是江南的杨柳风，而是北方的、旷野的，甚至带着些许刀锋气质的海风。她的笔名叫紫藤晴儿，听起来温婉明媚，像一架柔软的花。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，这架紫藤底下，藏着一副硬骨头，而那一簇又一簇花，是一团又一团的火。她用火自救，在诗歌的迷宫点燃火焰，因为诗写是孤勇的。

我跟张楠认识，算来已十四年。那时候大家都还在诗歌论坛上“玩”，写诗、贴诗、互相拍砖，热闹得很。她就是在

论坛里很容易被人记住的诗人，不是因为高调喧哗，恰恰相反，她大多数时候是安静的，但她的诗一贴出来，那种语言里的热度和力道，就会让热闹的版面忽然安静那么一瞬。你仿佛能看见一个女子，在纸上点燃自己。

诗歌，无疑是最高雅的艺术形式之一，新诗的阅读难度不言而喻，所谓共赏未必共鸣，毕竟千人千面，一诗千解。读诗，中国人一直崇尚知人论世，不无道理。

我与张楠在论坛上频频相遇，在现实中惺惺相惜，我自认为了解她诗歌的成长。2011年我们初识之际，她写歌词，次年才专门改写新诗，

容守护自己的多重身份，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。如果说早期她是在“镜中”审视自我，那么《大风劲吹》这个阶段，她就是决然地推开了窗子，甚至拆掉了墙壁，让四面八方的风灌进来。在我看来，这部诗集在她个人的写作史上，确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此时的她，不再只是一个向内挖掘的诗人，她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，投向她生活的齐鲁大地，投向那些在风中挺立的草木和人群。她将天地万物圈养成自己诗歌中的意象，而意象的归顺，便来源于日常的陪伴，这份对诗歌的执着长情，也难免令她心生焦虑，“三天不练手生”，她对自己的敦促绝对比这个更严格。

好在《大风劲吹》最终赢得了最中肯的评价，2024年她凭借诗集《大风劲吹》荣获第六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，同年又出版了极具代表自我的《火焰玫瑰》。

的意象被空前放大和深化。如果说之前的海在她的诗里更多是作为生活背景出现的，那么到了这个时期，海几乎成了她全部精神世界的象征和容器。苍茫与寂静，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状态，恰恰构成了大海的一体两面，也构成了张楠这个阶段的生命哲学。

我特别喜欢她这个时期诗歌里那种“静”的质地。这不是一个没有经历过风浪的人的静，而是一个在风浪里翻滚过、挣扎过、遍体鳞伤过之后，终于抵达的静。就像大风过后的海面，看似波平如镜，

北京诗人、青藤、大别山诗刊、火种、好心情……各大文学网站与论坛，还有流派诗歌网，都是她第一次腾飞之地。再后来与正统接轨，2016年加入省作协、2017年加入中国作协，从未间断，一路向上。别人眼里她顺，而我见她执着。

写诗一定是件耗费心力的劳动，它需要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净化，保持纯然，敢于将疼痛撕裂，又大胆恣肆。我几乎是看着她一部一部诗集写出来的。从《返回镜中》到《大风劲吹》，到《大海苍茫》，再到后来的《火焰玫瑰》和《大海寂静》，单看这些书名，就能隐隐看出她精神跋涉的路线图。

张楠是一个能把“小我”和“大我”焊接得很好的诗人。她写个人的爱恨悲欢，读起来却从不觉得格局小，因为她始终把个人的命运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和书写。她写失去父亲的痛，那痛就不只是她一个人的，而是所有人面对至亲离世时那种共同的无力与怀念；她写海边的劳动者，那艰辛也不只是某一个人的，而是这片土地上无数普通人生存境遇的缩影。

我有时候跟她开玩笑，说她的诗里住着一个“大女人”。这种“大”，不是粗声大气的豪放，而是一种内在气象的磅礴。她的语言质地，带有北方女性特有的爽利和坚韧，不拖泥带水，不黏腻缠人，即使是写最柔软的情感，也总有一根骨头在撑着。她可以把一首情诗写得荡气回肠，可以把一首悼亡诗写得辽阔深远。这种大气，在当代女性诗歌写作中是稀缺的，是值得珍视的品质。

但你知道，水面之下藏着所有的风暴记忆。这种静，是有厚度的，是有来路的。她写“大海寂静”，写的其实是一种人生境界——在经历了生命的喧嚣与动荡之后，依然能够保持内心深沉安宁的能力。

我们常通电话，每次都聊得忘了时间。谈及她的诗的变化，早年的紫藤晴儿，写诗像在跟自己较劲，跟命运较劲，每一笔都带着搏斗的痕迹。她的语言没有固定的“形”，她以一种近乎飞蛾扑火的姿态书写，每一首诗都像是要把全部的生命体验投进去。

四

我记得她有一首早期的短诗，写父亲。一个女儿在父亲离世后，翻看父亲的旧物，把父亲穿过的棉袄挂在院子里，让风吹。诗里有一句大意是说，风吹动棉袄的时候，父亲就还在。这种写法，是把巨大的悲恸压进了一个极安静的日常动作里，却在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汹涌的暗流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个诗人不简单，她知道怎样用最轻的笔触去承担最重的感情。

前些日子她到外地讲学，与我分享新作“热烈带着辛辣的火焰去完成爱与被爱的温度——《景芝酒》”，其他人都看到酒，而我知道那些背后对父亲绵长而不绝的缅怀，就如同她的那片土地等同父亲。

现在的她，开始更多地使用减法，语言更干净，气息更沉着。以前是“大风劲吹”，现在是“大海寂静”，从动的极致到静的敛致，这中间走过的，是一个诗人全部的成长、蜕变和修行。

没错，我愿意用“修行”这个词来形容张楠的写作

五

她入选山东省作协第六届（2021）、第七届（2024）签约作家的时候，我为她高兴，但也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她担任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，参与组织诗歌活动，扶持年轻作者，这些事情她做得认真而低调，从不在朋友圈里张扬。我有时候觉得，张楠这个人，和她诗歌里那个磅礴大气的“大女人”形象之间，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反差。生活中的她，是温和的、自信的，不太习惯成为人群的中心。但只要一谈起诗歌，她就会亮起来。那种光，你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，那是一个人谈到自己毕生挚爱时才会有光芒。

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：“我就是觉得，写诗的时候，我离我自己最近。”这话说得朴素极了，但仔细想想，里面有大智慧。一个人穷尽一生，写下千千万万诗行，最终抵达的归处，竟然是“自己”。这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认知和接纳——在诗歌里，她找到了那个最真实、最完整的自我。这种对自我的追寻和确认，在她近

状态。在我们这一拨写诗的朋友里，她是少有的真正把诗歌当作信仰来对待的人。诗歌对她而言，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，不是换取名利的工具，而是与她的生命本身同构的一种存在方式。她写诗，就是在活着；她活着，就必须写诗。

我见过太多写得很好、但写着写着就不写了的人，也见过太多把诗歌当作敲门砖，门敲开了就把砖头扔了的人。但张楠不，写到今天，她不但没有丝毫倦怠，反而越写越勇，越写越进入状态。从一开始写歌词，后来主要写诗，尽管她散文写得也极妙。总之她始终不落窠臼，摒弃了文学圈里那些拿腔拿调的陈腐弊病，自成一派极富生机的文学样态。她的散文作品也大量发表，散文集《白鹭》已进入出版流程，但她的灵魂能够抵达大海的精髓——那片滴滴皆蕴诗意的辽远之境，这一点，她自己比谁都清楚。这说明她的精神源泉一直没有枯竭，反而在不断地自我开掘中找到了新的泉眼。

几年的诗里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禅意。她的禅，渗透在看待世界的方式里。这种看世界的眼光，是经历过时间淘洗之后才会有的，是一个生命进入了秋天之后才会有的澄明和通透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我眼前总会浮现一个齐鲁大地上的女诗人，面朝大海，安静书写。风自海上来，吹动她的头发和纸页，但她握笔的手是稳的，目光是笃定的。我知道，张楠会一直写。对她来说，诗歌不是一件要做完的事，而是一条要走下去的路。这条路通向哪里？通向更深的自己，通向更广阔的天地，通向那个大海不说自己大、但就是大的境界。

我期待着她的下一部诗集，期待着她笔下新的风、新的海、新的寂静与火焰。这个时代或许喧嚣，或许浮躁，但只要有张楠这样的诗人在安静地写着，我便觉得，诗歌的火种，仍可燎原。

注：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，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选刊》《湖南文学》等。

